

笔走心缘

“饭碗舔舔干净”

浏览《崇明报》，一幅图片映入眼帘：盆子中间“光盘行动”四字十分醒目，旁边“拒绝浪费 珍惜粮食”，下面“从我做起，今天不剩饭”。图文并茂，告诫三岛同胞节约用粮，切莫浪费了。凝视着“光盘行动”，想起了一件事。

朋友家办喜酒，吃了冷盆吃炒盆，大菜还未上完，邻桌上的绿领巾饭碗一放：“吃好了，李相去。”

“等一等。”奶奶喊住他，“饭碗舔舔干净再走。”

绿领巾的妈妈笑着说：“啊呀，讲‘光盘行动’不是蛮好么？还‘舔舔干净’，这么多人难听来些。”

“小时候爹娘就是这样教育的，几十年讲惯了，有什么难听不难听的？”老妈执拗地说。

“以前是叫‘饭碗舔舔干净’，现在时兴叫‘光盘行动’，娘俩讲的都对。”老爸打圆场说，“意思一样的，都是不要浪费粮食。”

光盘行动，是近年流行的时髦用语，谓将盘子里的饭菜吃光，旨在让人们牢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古训，养成珍惜粮食的美德。

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”崇明先民大都是种田人，耕稼力田艰苦得很，又常因风潮灾害而饥肠辘辘，对粮食宝贵的体会尤为深刻，平日里想方设法节约用粮，杜绝浪费。旧时虽然没有“光盘行动”这个用语，但已另有简练形象朴素的表达：“饭碗舔舔干净”。

顾名思义，这是古瀛同胞爱粮节粮的经验，早成千门万户的老生常谈，每天讲、每餐讲，不但有家长的言传身教，还有兄弟姐妹的互相叮嘱。如此这般地讲、做，一代接一代传承，应当说，这是光盘行动的前身了。

老夫的青少年时代，也听双亲叮咛警示过无以计数次，一日三餐每当放下饭碗时，预料中的“饭碗舔舔干净”总在耳边响起，天长日久受教，潜移默化中逐渐成了自觉行动。当然啰，桑条不郁不直，也离不开严格严厉的家教。

一个礼拜天正在早饭时，见小伙伴已在场上摆开了打砖板阵势，三下五除二扒完粥放下碗筷往外就走，把

父亲的“饭碗舔舔干净”当了耳边风。冷不防娘亲板着脸孔赶了上来，揪住耳朵拉了就走，我知道错了，顺从地把饭碗舔干净。教训深刻，以后再也不敢怠慢了。

旧时崇明贫困人家多，一天二顿粥习以为常，用餐完毕，碗上总会有些残存的粥粒。久习成性地进入下一个程式：饭碗菜碗舔得一干二净，不见一点饭丝线，不见一点菜脚拉。不光大人，包括孩子们，不论小猴子还是小姑娘，都是自学行动。举个例子，还是群体的。

一次回老家看望双亲，恰队里采摘白木耳，给各家分了些。晚饭后去邻居处闲谈，见一家两老五小在晚饭，说是分到的白木耳全下了锅，不料这货涨得很，加水再加水烧了满满一尺六镬，就当饭吃了个饱。放筷后，都不忘双手捧起碗来，罩在口鼻上，伸出舌头，左旋右转，上下往来，“巴搭巴搭”，边舔边吮，把残剩的白木耳碎片连同浓汁，扫荡得一览无余，有如水洗过了一般。那两个最小的，也都熟练得很，只是脸庞上、鼻子上像抹了浆糊，还相互欣赏哈哈大笑呐！

孩子毕竟年纪小，保不住一脱手落地开花，损失就大了。故所以家长都已教学在前，让他们学会了相当于舔碗功能的“刮刮干净”，就是虎口压着碗边，食指或拇指贴着碗的内侧慢慢转动，所经之处一变光滑，手指放嘴里吮一吮，饭丝线、菜脚拉都进了肚，一无浪费。如何清理碗底里的呢？祖传的方法，把食指弯成“7”字形，伸到底里旋转移动，便就喀腊滑了。

从小时候亲婆说听亲婆讲，可知“饭碗舔舔干净”的嘉言懿行，早已在崇明三岛蔚成风气，入了乡俗、家规。时过境迁，进入小康社会的当下，尽管粮食富足有余，但古风犹存，原汁原味的这话，还常常从长者嘴里脱口而出，有如本文开头喜酒台上的那位奶奶。

类同于舔舔干净的行动，新生代中也屡有所见：把残存在碗底的米饭一粒粒拨进嘴里；扯一块面包将盘底里的奶油揩了塞进嘴巴；筵散时把剩下的菜肴打包……诸如此类，都有“饭碗舔舔干净”的影子，又是当今“光盘行动”的具体化。

岛居之味
供人打赌的雪饼——崇明当年的茶食

在所有茶食中，雪饼大概是最为便宜的一种了。它用浅黄色的草料纸包裹成圆柱型，十个一卷，才只卖二毛五分。小时候跟着母亲或祖母上镇去的时候，她们常常会花上五分钱买两个雪饼，犒劳一下为她们卖力地拎篮子的我。这便是我上镇最开心的时分。接过它，先把其中的一个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在口袋里，再拿起另一个缓缓地咬上一小口。小小的雪饼能让我吃上好大一会才完事。

讲起雪饼的制作，也挺便当，只需把面粉、豆油、白砂糖加水拌合发酵，然后取一小块发酵后的面团搓成小圆球，再将小圆球压扁，放入烘盘。待烘烤到表面金黄色时取出，撒上白糖粉即可。可能因为价钱便宜买的人多，也可能因为便于制作，所以当年镇上的茶食店合并为糕点工场时，别的茶食品种或很少生产、或不再制作时，它依旧是当家的产品。

雪饼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，人们常常爱用它来打赌。那年月乡下人民公社还存在，社员们都是集体在大田里出工。繁重的劳动之余，为了娱乐身心，相互间常常喜欢“望东道”（崇明乡间将打赌称为“望东道”），而且这“东道”几乎什么都可以打。从田埂上今天上午有没有外人经过，到谁的手里能握多少泥块；从田头广播里会放什么歌曲到放学时谁家的小孩最先回来；河里经过的船装运什么东西到天上飞过的鸟有几只，五花八门，样样都是打赌的题材。小队里的队长官不大，但是爱讲“我告诉你们”这样教训人的话，因此甚至有打队长一个小时之内会说几句“我告诉你们”这样的赌。只要有人站出来做东，打赌赢了，参与的输家就得掏出钱来；输了，亦有做东的人出钱。一般输赢不大，几毛钱而已。因为雪饼便宜，所以买雪饼就成了打赌赢钱的首选。五毛钱，便能买来两大卷，二十个雪饼正好能让大家一起劳作的人每人摊上一个。它虽是薄薄的一块，饭量大一点的壮劳力连口也填不满，但是，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里，总算还能给人带来一点乐趣。乐此不疲地打赌买雪饼就成了我最为深刻的记忆。有一次，队里有人打了个赌，赢了二元，买回来八卷雪饼，每人吃到四个，让大家津津乐道了多天。

现在，生产队早已解散，失却了每天一起在大田劳动的机会，打赌“望东道”自然无形之中没了市场。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好吃的东西多了，雪饼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脑海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一个朋友家里聊天时，他拿出一大捧不知是从“来伊份”还是“百味林”买来的零食让我品尝，才又重新唤起了我对雪饼的记忆。在他的再三盛情推荐下，我拿起了一包印有“xx雪饼”字样的糕点，打开塑料袋一尝，松松的，一入嘴就化没了。没一点当年雪饼那虽软但有嚼头的感觉。想想，虽然它也有漂亮的“xx雪饼”的名字，虽然它还用好看的塑料袋一片一袋的装着，虽然它现在的价钱贵了不知多少，它的身价高了不少，但是，它真的还能叫雪饼吗？

嘿，这让人怀疑的雪饼。

心香一束

龙年龙字见龙韵

岁始辰龙，万象启新。龙蕴含神秘和威严，拥有智慧和力量，代表权力和气势，寄寓吉祥和富贵，在民间是祥瑞的象征，在庙堂是帝王的化身。千百年来，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，中国人称自己是“龙的传人”。

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崇明学宫的碑廊中，有一通刻于青石之上的草书“龙”字碑，笔墨遒劲，恣意豪迈，给人以浩然之气、王者之象。该碑通高82厘米，横58厘米，右上方竖书楷书“光绪丙午孟夏谷旦”。“光绪丙午”即公元1906年，换言之，该碑迄今已有118年的历史。左下署款“徐传隆书”。徐传隆，字吉云，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生于浙江宁波府鄞县邱隘镇，清末南洋水师名将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任江南苏松镇总兵，宣统二年（1910）任江南提督。徐传隆一生戎马，文武兼备，擅长书法，尤善一笔草书，自成风貌，尽显儒将风雅。

徐传隆的草书“龙”字，从起笔到收笔，顿转提按，笔画连绵，线条缠绕，一笔连贯，直至写毕，呈现出舒展厚重、苍劲雄壮、气势飞动的造型之美。细细品味，可以发现，“龙”字上袭草书中晋代王羲之的妍美、隋代智永的厚实、唐代孙过庭的圆劲、怀素的率性、张旭的飘逸，兼取行书中颜真卿的肥满、苏轼的丰腴、米芾的跌宕、赵孟頫的圆润，融汇诸家书风，荟萃名家风神，广蓄博收，淬为一体，出神入化，不同凡响。尤其是运笔之间气韵相并，雄浑奔放，一气呵成，给人一种腾挪飞跃、穿梭

祥云，驾雾飞翔的力量，彰显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取向，令人震撼。

整个“龙”字，楷书结体，在深厚的唐楷基础上，融入行书、草书笔意，参以魏碑的雄浑古穆之气，兼得颜真卿的雄健和钟繇的高古风神，风骨凛然，意在笔先，开合承转，似行云流水，而自有章法。结体宽绰，左右结构，内圆外方，以气驭笔，落笔千钧，气势磅礴。用笔收放自如，以点起笔，通过直线和弧线的顾盼变化，运用奋笔、竖笔、钩努、钩裹、滚笔等“五势”，以意使笔，楷中带行，行中有草，点画刚健劲挺，转折圆润流畅，线条急速舒展，粗细轻重，枯湿疾徐，方圆兼备，刚柔并济，呼应紧密，力透纸背，严谨而不失倜傥，雄阔而尽显形神。

徐传隆的榜书“龙”字，圆头逆入，龙尾翻笔，丰腴浑厚。笔画连绵不断，流转变化，疾涩兼顾；笔力内敛道劲，刚毅潇洒，飘逸多姿；笔意神采超逸，雄肆率意，奔放酣畅；书风沉着劲健，行气相贯，气韵生动，仿佛飞龙直冲云霄，欲腾苍穹，笔端见风韵，激荡精气神，彰显出龙的仪态、气势、精神，苍健朴茂，雄迈峥嵘，意象宏阔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

崇明学宫“龙字碑”拓片

诗韵悠悠

抱抱春天的小野心

桂花落
夜静了春山
寂寞让谁和谁
视死如归

坐看云起
窗外绵绵的春雨
蠢蠢的风

小野心

当美好和美好
如约而至
一个相拥的动词
说抱抱，就抱抱
你说不要叫我宝贝
就要把我作宝贝

给芬芳一个空
很春天的宝贝怀里来
闭上眼睛的解答
心有灵犀



《春意》（国画）卢成翔

抽结

“结”，可以指条状物打成的疙瘩，就是我们说“打一个结”的“结”。所打的结，可以抽开的，我们叫“抽结”，也叫“活结”；抽不开的，就称“死结”。死结打得紧的，解开它得费气力，用时间。就是现在的一只马甲袋，如果谁打了一个死结又拉得紧紧的，解开时真的有点难。

许多时候，人们选择打活结，而打活结，我们大约都是在小时候打裤腰带结的时候学会的。我们小时候，一般人家的孩子还没有皮带系，是“一条裤子一条绳”，裤腰依靠绳子收束。哪个孩子，如果裤腰带的结不小心打成了死结，遇到实在内急的时候，会慌忙得直叫、直跳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不去打裤腰带的结了，改打运动鞋上的结。那也是活结，一抽，鞋带便松懈了。

种田以后，农活中也学打各样的活结。拔秧时候，一把一把的秧苗拔出来洗净又交叉着排成一个长行，这一把又一把的秧苗，需要用稻草扎起，

所打的活结比鞋带结还少一个层次，插秧的人拿起来一抽结就散了。到水稻收获时候，割下的一铺铺稻，得用土话叫成“柴紬”的稻草绳捆起来，然后打上一个结。这一个结，是两端的稻草绳合在一起以后不停地绞，使得稻捆收紧，最后绳子头塞在已经收紧的稻草绳里面。一个个稻捆挑到打谷场，负责脱粒的人只消把绳子头一拉，结也就打开了。

条状物打成的疙瘩这一个意义上的“结”，也被我们用来比喻其他。所说的“心结”，便是喻指心中的疙瘩，心中不容易解决的问题。一个人，大约心结难于没有。只是这样的内心疙瘩，只要我们自己不死死把它扣成一个“死结”而仅仅是一个简单的“活结”，那么只要我们愿意去拉动，也就解开了。



南门茶座